懷念李福清院士

陳福康

往事鉤沉

看到十日上海《文匯報》副刊《筆會》上連發的馮驥才、劉錫誠兩位先生寫的想念俄羅斯著名學者李福清院士的文章，方想到，今秋正是李福清八十周年大壽啊。然而，又看到邊上的該報「編者按」，才知道他們正在編發這兩篇文章時，卻傳來了李福清已在三日病逝的消息。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！從此，國際學術界失去了一位非常傑出的漢學家，我們中國失去了一位知心的俄國朋友！

李福清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來華進修，後來幾十次來過我國，結交了無數的中國學者和大師，我知道，我是沒有資格在這個悲傷的時候來談論這位大學者的。不過，結識李福清也有二十多年了，一些往事，一些心情忍不住想要傾訴……

我認識李福清，是在北京師大讀博士生時，由鍾敬文教授介紹的。李福清因爲我是鍾老的學生，對我特別客氣。我對他說，其實我並不是鍾老的研究生（當然，廣義上我也好算鍾老的學生，特別是後來畢業時，鍾敬文還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，按舊時說法，鍾老還是我的「座師」呢），但與老先生很熟。我正在寫有關鄭振鐸的論文，而鍾老是鄭振鐸生前老友，對我指導甚多。我一提到鄭振鐸，李福清立即興奮起來。他說他見過鄭振鐸。一九五七年鄭振鐸去莫斯科講學，有一天晚上，李福清抱着一大摞有關孟姜女的資料去見他，向他請教有關孟姜女故事和中國民間文學的一些問題。他看了看李福清帶去的這麼多資料，有木刻本還有抄本，高興地說，如果他以文化部副部長的名義向各省文聯要這些材料，估計他們也未必會寄這麼多；而蘇聯研究者要，他們就熱心地搜集了寄去。這體現了中國人民對蘇聯人民的友好。

他鼓勵李福清好好研究這些珍貴的資料。李福清神采飛揚地向我講鄭振鐸，深深地感染了我，一下子拉近了我倆的關係。

李福清回國後，還熱情地寄贈給我他寫的書。例如田大畏（田漢兒子）翻譯的他的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》一書，對我的啓示就很大。我正是從這本書中第一次知道，最早寫《中國文學史》的，是俄國的王西里。（而此前中國研究者都以爲是英國的翟理斯，我還寫過文章「糾正」說應是日本的學者呢。而其實還是應該是俄國漢學家。）李福清還囑咐馬昌儀，寄給我由馬昌儀編的他的《中國神話故事論集》。而我也爲他的書發表過書評。

四年前的二〇〇八年，是鄭振鐸誕生一百一十周年，逝世五十周年，俄羅斯聖彼德堡大學召開以紀念鄭振鐸爲第一主題的國際漢學大會。我也有幸被邀請參加。於是得以與李福清朝夕相處好幾天。在第一天大會上我作講演，正是由李福清主持的。俄羅斯的物價較貴，中國去的學者又大多比較年輕，所以我們都住宿在彼得堡大學的學生宿舍。學生宿舍生活條件比較差，連洗澡熱水也沒有。其他國家和台灣來的學者都住在賓館裡。可是我驚訝地看到，李福清居然也和我們一起住在學生宿舍！要知道，他在蘇聯／俄羅斯科學院的世界文學研究所已經工作了幾十年，是該所的首席研究員和該院的院士（當時是通訊院士），而且還是俄羅斯現在唯一一位中國文學方面的院士！即使從年齡上說，他也是正式與會的代表中的最年長者。我想，他是爲了給會議主辦方省錢，堅持這樣住的。他對我說：「沒有關係，我不住賓館，我李福清還是李福清！」他還表示，與我們這樣的中國年輕人住在一起非常開心。

這次會後，李福清還託我在中國找過資料，還把他的大作的草稿一篇篇在電腦上發給我看。我回信說，可惜我學過的俄文早就忘了，他就只好遺憾地不再發我俄文論文。可如今，我再也收不到這位中文說得極溜的長着漂亮的大鬍子的李福清的「伊妹兒」了……

打黃鶯與打麻雀

文化什錦

柏樺

就讓我們從金昌緒的《春怨》開始吧：打起黃鶯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此詩雖不着一個怨字，卻處處有怨。用語雖淺，卻寫法別致。起句就十分突兀，令讀者滿懷疑問一頭進入，但跟蹤讀來，直至最後又茅塞頓開。眞似抽絲剝繭，一眨眼功夫就隨了餘杭的金先生一氣蟬聯而下。

爲何要打那黃鶯？黃鶯本是鬧春的喜鳥。是因爲要它停止吵鬧，不要在樹上啼唱了。爲何不要那鶯歌唱呢？因爲人對萬物的好惡全由心情而定。此刻閨中少婦正在做着甜密的春夢，那可厭的啼聲自然要驚醒她的夢了。那麼那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美夢呢？前三句雖不是問句，卻自有一番自問自答的意味，詩人爲自己解答，也爲讀者解答。

「不得到遼西」，這「遼西」成了夢中地點，當然也是本詩的關鍵，不言自明，那少婦正在暖洋洋的春日小睡中夢到去遼西與從軍戍邊的丈夫相會。如此良辰美景，雖在夢中，但也不願遭半點破壞。而此時黃鶯來尖聲尖氣地高唱，自然令思春的少婦充滿怨氣了，恨不能將這些鳥兒一一打殺乾淨。

再說一點並非題外話。金昌緒打鳥一節還讓我想到一九五七年十月的一天，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了一段振奮民族精神的話：「中國要變成四無國：一無老鼠，二無麻雀，三無蒼蠅，四無蚊子。」毛澤東還在許多地方提到麻雀這種鳥兒。我們當然知道他是十分討厭麻雀的。因爲它吃糧食，是害蟲。早在一九五六年，他就率先提出過除四害的運動。四害之首是老鼠，第二就是麻雀，接下來便是蒼蠅、蚊子。他還說：「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。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行動，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。把這幾樣東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。

除四害也要搞大鳴、大放、大辯論、大字報。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，搞出一點成績來，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，所以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爲之一振。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」（引自毛選五卷，四九四頁）。他在中南海的辦公室裡，也拍打蒼蠅。在杭州，他夜間在別墅外的小路上散步時，也要追趕偶爾飛過的蒼蠅。他爲自己沒有打死過老鼠感到遺憾（老鼠也是四害之一）。他把自己與中國幾千年前的孔聖人相比，「即使我們的先哲孔子，也沒有下過要消滅四害的決心。」（R・特里爾：《毛澤東傳》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，第三〇五—三〇六頁）毛澤東還三番五次地提到「麻雀」，也可見他對這個害蟲是深惡痛絕了。他要堅決把它消滅掉，而且要動員全體中國人起來打殺麻雀。但後來他有些猶豫，因爲麻雀不單是吃糧食，也吃那些吃糧食的害蟲。

爲此，「毛靜靜地接受了『四害』的新定義，從四害中把麻雀取消，把臭蟲列爲四害之一（老鼠、蒼蠅、蚊子已在魔鬼的萬神殿裡佔有它們的位置）。」（R・特里爾：《毛澤東傳》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，第三一四頁）「麻雀」在中國五十年代的含意非常複雜，也非常深刻。

由於毛澤東頻頻提及它（譬如毛最喜歡運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「解剖麻雀」，他還說「麻雀雖小，卻五臟俱全，中國的麻雀和外國的麻雀都一樣。」），最後又勉強地取消牠，因此是值得我們再次認眞思考的。

對麻雀的打殺導致了一個後果，那就是中國麻雀特別怕人，當它感覺到處於人的威脅時（常常麻雀的判斷會失誤，把個別人的好意當成了惡意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因爲它早已被人打殺怕了），會選擇主動赴死。有關這一情形，詩人雷平陽在其詩作《屠麻記》中有極爲驚心的書寫，下面引來此詩最後四行以作見證：

有一天，我坐在河邊，一隻麻雀
飛了過來。我想伸手托一下牠
想給牠找個藏身之所。看見了我
這隻麻雀，一頭就鑽進了波濤。

一方天井　一雙慧眼

姚文孫文圖

文化經緯

「天井」一詞最早見於《孫子行軍篇》載：「凡地有絕澗天井、天陷、天隙，必然遠之勿近也。」西晉文學家陸機有兩句詩，曰：「側間陰溝湧，卧觀天井懸」。這或許是對天井建築較早的描述。實際上，天井，這個類似房中開天窗的建築設計，是徽州古民居中最基本的建築格式。「有堂皆設井，無窗不雕花」。其中「井」指的就是天井。可以說，「天井」是徽派建築的一大特色，爲徽州古民居的標誌物。

「村有水口，家有天井」，徽州民居除少數「暗三間」外，絕大多數房屋都設有「天井」。天井一般居中，由客廳正房與兩側廂房輔屋圍合而成，四面屋頂均向天井傾斜，爲進深較淺的窄條形空間。並且，天井以石板鋪地，布有水槽、小水池或水缸，有的再設置幾方石櫈石几，幾處花壇果木、假山盆景、砌池養魚放龜，頗有幾分江南園林之感，可謂別開生面、怡然自得。天井四周往往置蓋板明溝，並和住宅下水道相通，形成完好的排水設施，流下來的雨水連同生活廢水都可以順利的排出，方便了屋主。另外，大戶人家和宗族祠堂的天井上方周沿還設有雕刻精美的門窗、撐拱、欄杆和弧形靠背坐椅「美人靠」。由於部位適當，重點突出，雕琢繁簡相宜，與周圍素雅的板壁、粉牆、磚石地面、天井綠化等相得益彰，組成了一個統一協調的整體，形成了幽靜溫婉的居住空間。

可見，「天井」其實也是院落，是搬進室內的庭院，只是較小。這不僅在我國北方罕見，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。

天井的由來，是徽州先民原始越人家族寨式的濃縮版。因爲徽州地處深山僻壤，爲安全、保暖考慮，因此徽州古民居都建成高牆深宅無外窗的封閉樣式。爲了解決通風採光、引水之需和心情壓抑等問題，崇尚「天人合一」的徽州人便發明了通天通地的天井。

其實，天井具有表象特徵和文化內涵以及實際功能。首先從空間布局的角度講，天井實爲一家生活起居的活動中心。徽州民居建築一般都是兩層樓房，房屋從四面或三面圍繞天井布局。軸線取中，兩廂對稱，正房一般面闊三間，明間寬敞臨天井。其天井與正廳緊密相連，居室中的廳堂面對天井開放，廳堂和天井融爲一體，二者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空間界定完全打破。這種共有空間，居家之人端坐於正廳內，可以感受四時之氣、一日之變，無論陰晴雨雪盡收眼底，能夠晨沐朝霞，夜觀星斗，名副其實的坐「井」觀天。室內與室外無明顯界定，既可完成使用者室內的所有生活要求，更滿足了使用者追求自然趣味的心理需求。人在享受人類社會生活規律的同時，與自然相融合，使自然中的景色、氣氛成爲室內的一部分，使自然的氣候變化與建築的空間變化合二爲一，由此體現出中國古代文化中「天人合一」「物我一體」的思想境界。其次，從文化角度來考察，徽州天井成了一種象徵符號。徽州人常說：「家有天井一方，子子孫孫興旺。」徽州人有重商的傳統，天井在徽州商人乃至普通百姓眼中好似一個聚寶盆。水爲財之源，經商之人，以積聚爲本，忌諱財源外流。天井能使屋前脊的雨水不流向屋外，而是順水銀納入天井之中，名曰「四水歸堂」，聚財聚氣。晴時太陽光自天井瀉入堂前，稱爲「灑金」；雨時雨水落入，稱爲「流銀」，喻意財源滾滾從天而降。這種建築形態，也正體現了徽州人親近自然、融於自然、順應自然，追求「天人合一」的思想。可以說，天井的建築，從思想、精神的層次上，追求了與自然界的結合，與當地自然環境的結合。最後，從實用功能的角度來考察，天井具有多項功用。徽州民居通過天井等建築結構，在與自然相接觸的同時，又利用了自然的能源，能有效改善整個住宅的小氣候。由於南方炎熱、多雨、潮濕，故徽州建築重視防曬通風。天井的設計，四面圍以樓房，既使族群向心，又可吸收適當的陽光，還能減少夏日的日照，以達到庇蔭或取暖以及照明的目的。毋庸諱言，徽州古民居內部的採光，主要依靠天井。同時，可以接受大量的雨水，這對於多雨天氣的南方顯得非常重要，可以減輕屋頂瓦面的排水量從而延長屋面的壽命。而天井下形成的蓄水池則可在乾燥的季節調節室內濕潤度，並爲突發的火災提供水源。此外，好多外國專家將建有奇特的天井的徽州古民居，形象地稱作「會呼吸的房子」，說：天井是天然的空調。除了風水和採光，自覺不自覺地利用了空氣動力學的原理，通過天井將建築底部的風拔上來，冷空氣從地面進入，暖空氣從空中跑掉，自動調節了氣溫，有利於建築內部空氣流動。總之，這種建築設計使屋內光線相對充足，空氣較爲流通，起到採光納氣、通風排水、遮陽拔風諸功用。

如今，徽州古民居建築以神奇的天井式布局而聞名，那「天井」中美妙的空間也給人無盡的遐想。站在這裡仰視，四周是房簷，天只有一長條，一種與外界完全隔絕的柔和與靜寂充盈其中。在這裡，我似乎覺得能看到徽州古民居建築的魅力所在，進而看到了徽州文化甚至中華傳統文化的特質。

安徽黟縣廬溪天井

徽州民居天井

法國另類裁員

高　榮

域外漫筆

前段時間，我們公司和法國一家公司合併。合併後，洽談合作意向以及裁員問題。

我方拿出裁員計劃，法方也提供了一個裁員方案。當我們公司根據法方公司提供的情況，列出一個裁員名單，要裁掉那些能力差、效率低的員工後，沒想到，因爲這個名單竟然差一點讓合作終止。

原來法方代表提出一個讓我們大惑不解裁員方案，裁掉那些工作能力強的業務骨幹和精英，而那些業務骨幹和精英們也主動要求裁員時把他們裁掉，這與我們的裁員計劃完全背道而馳。

如果裁掉那些能力強的精英骨幹，這對於一個新合併的公司來說，無疑是個挑戰。作爲我們公司，當然更需要一個充滿活力，能爲公司贏得效益的中堅力量和骨幹分子。

當我們不解地問法方代表，爲什麼要裁掉那些業務骨幹和精英，而不裁掉那些能力差，技術不高，身體狀況也不佳的員工時，法方代表說，法國社會有一種保護弱者的共識，對於公司裡那些因爲年齡、能力、技能、資質平庸者，又不易找到工作的人必須留下，保障他們的生活；裁掉那些能力強的技術能手和有特長的年輕人，他們找工作相對容易，不會因爲找不到工作而生活困難。如果按照中方的裁員方案，裁減弱者，即使我們合併成功，也很可能被告上法庭，到那時，不但公司難以經營下去，而且公司的形象也會受損，很可能身敗名裂。

這個讓我們瞠目結舌的理由，令人費勁想了很久也沒想通，裁掉這些工作能力強的骨幹精英，等於就裁掉了企業的前途，如果公司眞要這麼做，無疑是收個爛攤子回來自己扛着，無利可圖。這雖然讓我們憤憤不平，想不通，但爲了打開法國市場，我們公司決定與法方合併。

在與法方公司合併不久，我們就看到那些能力差，效率低，身體差的員工，曾經被我們視爲包袱的員工，任務一經分配，工作積極性高漲，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沒有一個人偷懶的，工作效率立刻立竿見影地顯現出來了。

這才感到法國的這種非常另類的讓人很貼心、很人性化裁員的意義，每個強者都曾經是弱者，保護弱者其實就是在保護未來的強者。

天朝也會爲屬國

馬　莉

文史叢譚

在歷史上，中國一直自稱天朝，我是中心，天下四方都來朝拜，一直處於宗主國的地位。其實，天朝也有屬國的歷史，而且是在最強盛的大唐朝。

隋末，統一的中原地區軍閥割據，山頭林立。而北方的突厥趁着隋朝動亂，鐵騎馳騁，先後征服了附近的遊牧民族和一些西域小國，逐漸強大起來。大隋的覆亡跟自己的這個屬國不無關係。公元六一五年，突厥的始畢可汗在隋煬帝北巡時，以數十萬騎兵將其圍困在雁門關，雖然隋煬帝逃脫撿了條命，卻使隋朝元氣大傷。這以後，突厥不再向隋朝納貢。

李淵父子太原起兵，成爲中原一支重要的力量。一次，突厥突襲太原，唐兵出城迎敵，大敗而歸死傷慘重。這次失敗，讓李淵意識到，突厥是自己逐鹿中原的巨大障礙。於是唐改變了策略，派使者前往突厥修好，開始被突厥斷然拒絕。後來送了大量禮物，打通好多關節，突厥才答應下來。唐向突厥稱臣納貢，並許諾將征戰中所得的女子、玉帛等一應財物，均無條件奉送突厥。唐在統一中原前，成了突厥的屬國。這樣，唐以大量的財物，不僅免除了後顧之憂，更是得到了突厥多次軍事上的支持。唐借助突厥壯大了自己的力量，在逐鹿中原中佔據了優勢地位，軍事鬥爭節節勝利，直至完成了統一大業。

突厥這個宗主國做的有點不大氣。大隋做宗主國時，來朝的屬國，納貢都是象徵性的，而回饋卻特別大，以張揚中原的富庶。而突厥太功利，不斷向唐索要財物，到頡利可汗時，發展到以武力要挾唐割讓土地的地步。公元六二六年，李世民剛剛即位，突厥大軍便直達渭水，唐被迫與突厥簽訂「渭水之盟」，獲得大量金帛財物的突厥大軍才撤兵北退。雄才大略的李世民當然不會如此「享受」屬國待遇，開始積極尋找戰略機遇。三年後，突厥內部紛爭，漠北遭遇雪災，李世民抓住這一良機，調集十幾萬大軍，分兵出擊突厥。戰爭歷時四個多月，公元六三〇年三月，大破突厥於陰山，生擒頡利可汗，唐歷時十二年的屬國地位結束。

對於這段歷史，一直爲正史所忌諱，因爲對於天朝，屬於一塊恥辱的傷疤。我之所以揭開這塊傷疤，是爲了好了傷疤而不忘記痛。

挖蟲草

陳魯民

人生在線

六月中旬，青海玉樹一個朋友老馬邀請我去玩，說現在正是挖蟲草的最佳季節，問我想不想去看挖蟲草，我正中下懷，欣然從命。

我和老馬經過一番準備，就一人揹了個大包一早上了山。山下已十分炎熱，山上積雪還沒化完，要穿棉衣。老馬先告訴我一些挖蟲草常識，我們就各自彎着腰在地上尋覓起來。沒一會兒，老馬發現了一棵蟲草，把我叫過來，一邊挖一邊教我。他拿着專用的小鋤頭，在離蟲草一寸左右開挖，往深挖約三四寸，就把蟲草與土一起挖出，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土剝掉，一根長一寸多的蟲草就露出來了，其形體如老蠶，表面黃棕色，背部有許多皺紋，腹部有足八對。老馬說，這根蟲草算中號的，一根能值三十元。完了，老馬又把挖出來的土和把原草回填，以減少對植被的破壞，這也是管理部門的要求。

我們上的這座山海拔四千二百多米，老馬說，怕我有高山反應，不能上太高的山，這兒離山下小鎮近，如不舒服了，咱隨時都能下山。好在我體質不錯，又服用了抗高原反應的「紅景天」，基本上沒啥反應，就是有些喘氣。老馬說，上山挖草是要繳費的，按人頭與時間算，有時運氣不好，可能還會賠本，連進山費都掙不出來。所以，那些有經驗的老挖家，都上高山了，山越高，蟲草質量就越高，蟲草數量也越多，這兒挖草的以老人和半大孩子居多，我左右看看，還眞是如此。

歇了一陣兒，我們又開始找蟲草。一個多小時過去了，老馬又挖到兩根，都不算大，我則一直沒有斬獲。快到中午了，我終於發現一根蟲草，激動地大呼小叫，老馬跑過來，幫我挖出來一看，說，這是一根癟草，主要是由於採挖時間晚，蟲體營養被草頭吸收過多從而導致蟲體變癟。蟲草的菌孢也叫「草頭」，冒出地面一天之內的，稱爲「頭草」，質量最好；第二天草頭長至蟲體的兩倍左右，稱爲「二草」，質量次之；三天以上的草頭瘋長，採之基本無用。我採這根就是三天以上的癟草，也能賣個四五元錢。雖然是癟草，我也很高興，畢竟是開張了。

中午，簡單用了餐，找個陽坡坐了一會兒，我們就又開始挖草了。我的視力不太好，彎着腰看不清楚，有時就乾脆趴在地上仔細觀察。據說蟲草早晨易找，中午過後就難找了，主要是早晨其他雜草是蔫的，中午一遇陽光就蓬鬆了，遮住了不顯眼的蟲草草頭。到了下午五點多鐘，天氣有些冷了，太陽的熱度也越來越低，我們就收工了。盤點一下，老馬挖了七根，我挖了三根，還有兩根折斷了，叫「斷條」，老馬說還可以用竹籤穿起來，當個全草賣，這也是業內認可的規矩。

晚上，我們在帳篷裡，掛一盞充電燈，開始整理蟲草。先用小毛刷把蟲草上的土與其他雜質刷掉，再用黃酒噴之使其變軟，整理平直，每五至六條用紅線紮成小把；用微火烘乾。就可以放在專門裝蟲草的木盒裡，裡邊放着乾燥劑，外邊再套個塑料袋。沒事了，老馬帶我在外邊轉了轉，周圍不僅有許多小帳篷，還有幾頂大帳篷，一頂大帳篷是賣東西的，日常用品一應俱全；一頂大帳篷是放VCD電影的，一根小蟲草就能看一場電影；還有一頂帳篷是賭博的，賭注主要是蟲草，現金亦可，輸贏不大，娛情而已。

我和老馬在山上呆了三天，共挖到七十六根蟲草，主要是老馬挖的，估計能賣兩千多元，扣除上山費和成本，略有盈餘。當然掙不掙錢倒在其次，讓我大開眼界，多了一番難得經歷，那是花多少錢也買不來的。